

4-37/29

嘉 荫 文 史 资 料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嘉荫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编

1 9 8 7 · 1 1

目 录

嘉荫黄金史料·····	范德昌 (1)
老金沟习俗琐记·····	顾 赠 (14)
日伪统治时期的乌拉嘎金矿	
——乌拉嘎金矿史片断之一·····	顾 赠 蔡兰芳 (34)
愤怒的火焰	
——乌拉嘎金矿史片断之二·····	顾 赠 蔡兰芳 (44)
七万五千两黄金和“黄金号”战斗机·····	顾 赠 (60)
抗联三军在佛山·····	范德昌 (67)
三进金山·····	范德昌 (80)
乌云两设治员事略	
——洪国璋与王志尧·····	范德昌 (93)
淘金与“驹马”生涯	
·····王瑞益口述 范德昌整理	(101)
开拓民的遭遇·····	范德昌 祖耀亮 (119)
漫画黑龙江省的史前动物恐龙·····	杨大山 (124)

嘉 荫 黄 金 史 略

范 德 昌

“山生金，水流金，观音座下聚宝盆。”这首民谣起于何时，现在很难溯源，但从观音山金矿的开发史看，当是很久远丁。

观音山金矿何时发现？史书一向没有确载。民间流传是咸丰末年鄂伦春猎人在太平沟发现了金苗。消息传出，俄商、流民、匪犯接踵而至。光绪十一年（1885），俄人越境盗挖黄金者竟达四千多人。《东省丛书·萝北县志》记载：“观音山金矿在北满为仅次于漠金之最大砂金产地，于1874年发现后开采甚盛。”咸丰末年是1861年，距1874年（同治十三年）仅隔13年。此矿很可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现的。

观音山金矿创办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金镛逝世后，接办人袁大化在光绪十九年创办了观音山分厂。翌年有矿工近2,000人，产金72普特，约合我国市制37,740两，占当年漠河金矿隶属四个分矿（漠河、奇乾河、乌玛河、观音山）总产金量的75%以上。在袁大化经营的七年中，观音山金矿按照漠河金矿的经营办法，逐步发展，先后开采了太平沟、奎满沟、老沟、火烧营、九里庄、新河口等。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观音山被俄人进沟焚掠，司员人等因江轮不通，即由山道出沟。”（黑龙江省档

案馆《黑龙江卷宗》769号)“沙俄占领漠河、观音山金矿以后，沿江卡伦，兵房悉行焚燬。”“俄民于华内伐木挖金，任意而为，毫无顾忌。”(漠河金矿《矿务档》七)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二日，沙俄驻黑龙江外交官强迫黑龙江将军萨保订立了《采勘金苗草约》十一条，草约规定允许沙俄在黑龙江我岸采勘金苗地段共五段，但“凡中国旧有之金矿和漠河、观音山、都鲁河、奇乾河、宽河均不在采勘之内。然沙俄却违犯规定，不但开采新矿，而且开采旧矿。”(《爱辉县志》)自1900年7月至1905年观音山金矿遭到沙俄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破坏。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派候补知府马元舟与沙俄交涉，用俄银一万二千卢布收回。”(《清实录》卷一二四)后由北洋集团漠河金矿继续承办。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谢世，宣统于翌年继位，此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已无心经营矿业，黑龙江采金业便下交黑龙江省署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观音山金矿进入鼎盛时期。本年各金沟约有采金工人一万多，太平沟商贾云集，市井繁华。

民国二年，观音山金矿从漠河金矿分出，与都鲁河金矿合并，改名为观都金矿局，由黑河金矿局经营。管理松散，工人随来随走，生产日趋衰落。每年产金数量约俄权五万五千零八十四早尼克(俄权一早尼克折合江平一钱一分八厘)，合市制约四千余两。但直到伪满仍未间断开采。

观音山金矿的产金地点，全在嘉荫河流域各金沟，“曰观音山金厂者，以资粮秣屯积处名之也。”(《东三省政略》)清季民初，佛山地面游民很多，他们多在观音山金矿

采金。一些做黄金梦破产羁迟不得归者，便在佛山、萝北地面定居下来，成了两县的最早居民。佛山县最古老屯镇的建立与命名均与观音山金矿有关，如宝兴镇、宝南镇，等等。

嘉荫河是本县与萝北县界河，发源于小兴安岭北麓今北影林场7公里处，流经乌拉嘎镇，保兴乡边缘，在观音山东南入黑龙江，流域面积2,151平方公里。嘉荫河又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据《黑龙江志稿》记载：“嘉荫河又作扎伊河（一作折温河），《提纲》作查衣河，《盛京通志》作寨河，《纪略》作塞河。”俗称“夹金河”。此河定名于民国初年，系“扎伊河”之转音。其各支流均产金。自清末迄今百余年来未断开采。

二、

国民十六年佛山设治时，黑河道尹张寿增在《划分佛山设治区域图界说明》中颇有预见地指出：“佛山设治后若经营得人，即就乌拉嘎河两岸出产而言，可为沿边巨县。”乌拉嘎河发源于乌拉嘎镇乌拉岛，距北沟约3公里，汇大青河、南上马骑河、北上马骑河、西北岔河、柳树河，穿谷越涧，逶迤至观音山西北脚入黑龙江。那时乌拉嘎金矿还没有被发现，其所指“两岸出产”，即东指嘉荫河流域的黄金，西指仁合大岗的膏腴之地，以及两岸连绵起伏，蓊郁苍翠的森林。却不期然9年之后，在其上游发现了金苗，11年之后建了金矿。从伪满迄今虽迭经起伏，但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到本世纪80年代竟然出现了一座金城。

1936年春，由伪乌云县商会集资，会长张景臣出面组成一个探矿队。他们从乌云镇出发，沿结烈河上溯，边走边按碇，辗转半年，到了乌拉嘎河上游，终于在小乌拉岛探

出品位很高的金苗，据说一个溜出金六分多，是罕见的“爆头”。当时由于粮食吃没了，便派绰号“董瘸子”的队员回乌云找商会运粮，不料走到双河镇被日本警备队抓去杀了头，人头挂在稻田村示众。张景臣等不到粮食只得带人出山，也被警备队捉去。因为日本关东军封山，从此乌、佛两县再无人敢进山探矿。

1937年春，一个住在五隆桥桦皮洼子的猎户——“老桦皮”，打猎到了北沟，在其西南小沟发现了张景臣接过的硝眼和毛尖砂。当时硝眼边有一只死去的小鹿，“老桦皮”便把此地叫“小鹿儿倒”，后谐音称“小乌拉岛”又称“乌拉岛”。消息传到伪太平沟金矿局，引起了日本采金株式会社的注意。1938年日本人吉勇和大把头孙成吉（绰号孙大杆）先后两次带武装探矿队到乌拉嘎河上游勘探，获得了可靠的地质资料。当年孙大杆成立了“永林采金公司”，1939年5月在北沟和乌拉岛放段开采，同时设立了矿警队和警察队等机构。7月，赵尚志率部奇袭鹿儿倒，除吉勇和孙大杆逃脱，余者悉被击毙或俘获。工人大部走散。9月，吉勇和孙成吉又重新组织开工。

1940年日本关东军情报特务白石在北沟建“白石采金所”，工人达2,500多。1941年从黑河来的孙少明成立“茂源采金公司”，工人增到5,000多。相继开采了南沟、老公司、大结烈河、小结烈河、年产金量33,200两。北沟的商号、客棧、烟馆、宝局、妓院、小馆、工棚子、以及军警宪特机关、连绵数里，一时呈畸形繁华。

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贸易关系断绝，黄金迭落。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便封沟停办金

矿。3月，放火烧掉了各金沟工棚子，把工人押往哈达密河修大坝。日伪五年掠夺开采黄金达10万余两，并有两千多名矿工死于残酷地压榨之下。

伪满乌拉嘎金矿的工人多数是采金所通过“劳工协会”设在各地的劳工招集所骗来的，也有的是被“三光”政策害得家破人亡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失业贫民，还有少数是强迫摊派的劳工和“勤劳奉士队”。他们未来时就挣扎在死亡线上，进了金沟更坠入了苦海，住在低矮、阴暗的马架子或地窖子里，铺毡片或桦树皮，枕草把或木头毡轆，穿更生布或麻袋片，吃的多是高粱米或发霉的玉米面，真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居无完室。每日清晨，矿工们随着催班的口哨排成队，到卡子口检验“腰牌”，牌上写着姓名和号码，如果腰牌丢失，轻则毒打，重则丢掉性命。收工时还要排队到卡子门，再检查一次“腰牌”。工人们都称“腰牌”是“阎王牌”。“硝”上整日有把头和稽查看守，由于生产中没有安全措施，冒顶、塌邦、闷请等恶性事故经常发生。当时水林采金公司在南山和北山都筑有炮楼，黑洞洞的炮口对着低矮的工人区，矿警经常背着大枪，挎着洋刀，带着狼狗，出进工棚，稍不顺眼非打即骂。深夜，从矿警队和警备队里，不时传出刑讯的皮鞭声和受难者的惨叫声。

工人们用血汗采出来的金子，所得甚少，金子不准私人买卖和保存，必须全部交柜。大柜、二柜，层层压价，金苗越好越煞价。收金时压成色，扣零头，吹三口，还有一扒拉，打出碎金；清缸时，要“一、九”或“二、八”扣；“打份金”时，先打“好汉股”、车马股，扣除家什费、锅底费、炊具费，实行“三、七”或“二、八”抽分子；当时

市场金价1两120元，而永林公司只付70元，工人淘1两金，实际到手的钱，不足市场价的30%；乌拉嘎金矿的粮店、商号、饭馆、磨房、豆腐坊以及大烟馆、妓女院、赌场等都是白石采金所独家开办，再经层层搜刮，到工人手中就所剩无几了。

遭受非人折磨的矿工不时死于非命。1942年“瘟疫”流行，工人起初一天死二三人，后来一天死20多人，有的小班人都死光了。先死的用木板或板皮装殓，后来只能用席筒卷。此时此景，工人们欲哭无泪，想走不能，而日本人却说：“人死了死了的没关系，苦力大大的有！”仍把病人往碛上抬，有的没到碛口就倒下了，有的在碛上拄着铁棍就死了。从这年2月到8月，乌拉岛和北沟死亡1,640多人，幸存者仅1,250人。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到了保安村，不死也发昏；过了腰站，性命送一半；进了乌拉嘎河，不死也难活。”

哪里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矿工们曾愤怒地烧毁了小乌拉岛的“鬼王庙”，斧劈了鬼子亚健，先后有几十名矿工参加了抗日联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在淘金史上谱写了壮烈的篇章。

1945年8月光复后，乌拉嘎金矿曾一度被保安队土匪盘据，匪首纪洪福自封为局长，收官金，出“中央”票子，除在北沟、南沟、大结烈河继续开采，又发现了小结烈河新沟。两年采金近2万两。

1947年2月，乌拉嘎金矿回到人民手中。5月，诞生了中共乌拉嘎金矿局委员会，谷铁流同志任政委，王德生同志任局长。当时的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指示：“佛山县的

工作重心是生产黄金，支援人民解放军战争。”矿党委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反把头斗争，一面恢复生产建设，成立了工会和矿山管理委员会，取缔了赌场、妓院、烟馆，号召工人“拉沟探矿，寻找新矿源。”

在“一内黄金，武装一个兵”的口号鼓舞下，生产恢复得很快。1948年4月在大结烈河中游的四十烈试钻成功，随即放段开采，当年产金6,100多两。1949年6月，改称为“松江省金矿管理局乌拉嘎分局”，辖南沟、北沟、都鲁河、大结烈河、小结烈河、四十烈六个采金所。同月还从哈尔滨招收新妇女（即妓女）147名，使一部分工人成家立业。1950年3月至8月，又探出了南沟的老冻沟、暖毛沟、西北沟和小北沟，从而使产量跃增到15,506两。1951年春，工人李希芝又探出了腰乌拉嘎大沟。以后又相继探出了林志生小沟，上马骑河小沟等新矿点。从1947年到1952年，平均每年产金都在万两以上，七年累计产金8万余两。

黄金生产，既就范于政策，又受制于资源。1952年末，曾一度出现“黄金无用论”，因此1953—1962年，乌拉嘎金矿的黄金生产萎缩，处于维持阶段。1953年5月29日，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将乌拉嘎金矿下放给黑河专署工矿管理局，7月6日，专署又下放给县工业科，变为地方国营企业。当年夏开发新沟小河潜（今小鱼河）没找到富矿，工人生活发生了困难。

“不撂锹镐不服穷”，这是金矿工人的优良传统。1955年4月，李雪仁等人探出了团结沟，接着工人阎序德又在这条沟的泊子上探出了头绪，从而矿区又兴旺起来，19

55、1956两年的产量都在万两以上。工人们还在河谷下段发现了416克、554克、1,1152克三块“狗头金”。

团结沟由于矿体小，仅二年就采完了，1957年后产量又逐渐降下来，1961年只采1,200两。

1962年6月乌拉嘎金矿升格为局，改隶黑龙江省冶金局黄金公司，辖南沟、北沟、新青、萝北、团结沟五个金矿，并组织领导嘉荫、萝北、汤原三县及伊春市境内的黄金生产。

建局之后，充实了局、矿领导力量，建立健全了机构，稳定并扩大了工人队伍，1962年9月，有204名集体采金工人转为国家固定工。1964年3月改隶冶金部，5月省冶金厅投资64万元筹建50立升木结构采金船，迈出了机械化采金第一步。1965年2月，金星至四零公路通车，结束了人背肩扛的运输历史。

正当全局职工龙腾虎跃，黄金生产蒸蒸日上之际，“文化大革命”寒潮袭来，使刚刚回升的黄金产量又徘徊不前。但由于国家对黄金生产的重视，尤其是王震副总理的关照，部队的支援，以及全局职工的艰苦奋斗，矿山建设还是出现了飞跃。

1967年7月，老工人佟金发探出了团结沟东山‘子脉金，含金品位极富，后经省冶金局704地质队勘探，圈定了大型矿体，向国家提交了储量报告。1968年团结沟立新大队派人到山东招远学习脉金生产技术，用柴油机做动力，安装14盘石磨生产。1970年8月，25吨/日选厂投入生产，日处理矿石量25吨，当年产金743两，从

而走上了“砂脉并举”之路。

1972年12月冶金部“烟台会议”决定把黑龙江的团结沟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四大金矿之一。1973年4月黑龙江省黄金工作会议又确定在团结沟建设千吨规模的选矿厂。但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此项工程迟迟没有进行，当年仅修筑了通往平顶山富矿5.5公里运矿石公路。翌年建200吨/日选厂。

1975年8月1日，王震副总理来黑龙江省视察工作，听取了乌拉嘎金矿局的汇报，审阅了团结沟建设蓝图。当时由于桌子小，王老把图纸铺在地毯上，跪着边看边问，当即指示身边国家计委的同志：乌拉嘎金矿要建设大型选厂，需要的投资，可列入国家计划嘛！”同年9月，王副总理再次指示冶金部黄金局：“要把团结沟工程尽快搞上去。”并和中央军委商定，命令铁道兵89313部队进驻矿区，承担团结沟脉矿露天开采任务，从而掀开矿山建设新的一页。

1976年1月，冶金部批准了《团结沟地质勘测报告》；10月批准了《团结沟初步设计书》；1978年4月批准了《团结沟选矿工艺流程设计方案》；8月又批准了《对团结沟选矿厂固液分离设备选型的报告》。一座现代化金城的蓝图相继诞生了。

为了适应矿山建设，局党委确定了“六五”期间“以基建为主”的指导思想，强化了指挥系统，成立了“基建会战指挥部”，充实了领导力量，组建了施工队伍。坚持以“内函为主，外延为辅”的方针，密切与长春黄金设计院、铁道兵、工程兵、武警00515部队（即704地质队）以及省内13个建筑施工单位的合作，使工程顺利完工。

此后，铁道兵89313部队承担矿山剥离任务，历时两年零五个月完成89·3万 m^3 ；工程兵00512部队承担500吨/日选厂的主厂房、尾矿、供水、机修厂房等工程建设。1978年9月15日进矿，1984年12月完成任务撤走。

团结沟大的工程有10项：采矿、选矿、尾矿、机修、供电、供水、供热、总图运输、生活福利、污水处理。1975年末开始准备，1979年5月施工，1982年9月试车，1983年7月投入试生产，1985年5月25日国家正式验收。全部工程投资8,486·71万元。占该矿建国后累计投资额10,984·1万元的77·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乌拉嘎金矿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人们称之为“黄金史上的黄金时代”。80年代初，三条采金船相继投产，两套8吋砂泵水枪生产效益显著，1985年产金3,593两，500吨/日选厂虽未达到设计能力，1985年矿石实际日处理量435·8吨，处理原矿品位4·12克/吨，氰化总回收率78·63%，冶炼回收率91·15%，选冶总回收率71·67%，年产量12,590两。此外，还有遍地开花的群众手工采金。使1985年全局黄金总产量达到18,018两，创建国后历史最高水平。

三

近年来人们形容嘉荫县资源丰富时编了一句顺口溜：“山戴帽，水镶边，黄金铺地，处处米粮川。”“黄金铺地”虽系夸张，却也并非无稽之谈。民国期间，乌、佛境内

居民多以采金为业；有的去观音山金矿；有的沿黑龙江畔淘江金。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云：“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除无女姓，其壮观场面也是黑龙江畔淘金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披荆斩棘踏勘新矿源，仅据乌云县民国档案记载就有两例：

其一，民国九年十二月，乌云设治局商人张明源集资现大洋1,000元，呈请率把头进山采苗。经设治局转呈黑龙江省采金局，于十年一月批准踏勘。同年三月报称在乌云河上游云沟探出金苗，请求发给采发执照。此矿当时因故并未采成。近年来群众采金在乌云河上游，俗称王瘸子沟探出金苗。见昔日踏勘用的金锹、金镐尚在，只是锈迹斑斑，已不能用了。

其二，民国十三年，乌云设治局罗大雄、凌玉瑗、熊宝善等人发现西木拉汗矿区储金，申请采金执照，报称：“商民等前在距治属（旧城）西南一百五十里西木拉汗地方，查有产金储区一段，计长十七里，宽半里。该处在崇山之中，人迹罕至，从前确未经人探采。”“其四邻接壤为：东距乌云河一百余里，西距科尔芬河（今库尔滨河）一百余里，南距分水岭三百余里，他拉其河六十余里。”西木拉汗今为河名，及其确切方位，笔者尚不得而知。也许这块宝藏尚在沉睡之中，正等着我们去发开哩！

1933年春，日本关东军讨伐队铁蹄践踏黑龙江畔各县之后，首先把魔爪伸向沿江金矿。上起漠河、呼玛、爱辉，下到乌云、佛山、太平沟，掀起了一股“淘金热”。乌拉嘎金矿就是在淘金热浪驱使下设到的。只是1936年张景臣等人失踪以后，人们再不敢私自进山踏勘金苗了。然而

“太平沟采金株式会社”却煞费苦心地探勘黄金资源。仅三十年代后期，就在嘉荫河流域打钻662孔，其中有效孔425个。乌拉嘎河水域也打过数百孔。使采金地域由嘉荫河中下游扩展到乌拉嘎河及结烈河上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曾多次对萝北、嘉荫两县的黄金储量进行调查。如，1955年黑河金矿局曹士修等曾在团结沟进行过砂金调查。1960年至1961年，黑河地质局七分队，台江专署地质一队对团结沟砂金和太平沟金矿进行调查评价，绘制了1:20万区域地质图。1963年黑龙江省地质局第三地质队二分队与乌拉嘎金矿局合作，对乌拉嘎水系一带进行1:10万的金矿普查，发现了重砂和化探异常带，在花岗斑岩中取人工重砂见金，指出了寻找脉金地段。同年，黑龙江省冶金工业厅地质勘测公司二队在嘉荫河、金满屯、九里庄、太平沟、朝阳沟、中心沟、德胜沟、北中卡等地进行1:50万地貌和河流重砂取样，指出嘉荫河、朝阳沟一带为砂金富集有利地段。1966年以后，黑龙江省冶金地质勘测公司704地质队一直在乌拉嘎河上游进行卓有成效地勘探，并于1974年提交了脉金储量报告。1976年省冶金勘测公司701队对太平沟含金石英脉进行过钻坑探测工作。1976年至1978年黑龙江省地质局三队二分队，在太平沟三峰场，继续对含金石英脉进行工作，并在其西南又发现含金石英脉，提交了一定储量的报告，因品位变化较大，未能圈出矿体。1976年东北地质研究所对团结沟金矿的形成条件做了调查，提出了矿金成因的看法。

据1976年1月9日冶金部批准的《团结沟脉金矿区

地质勘探报告》称：地质储量683·39万吨，金属储量51·07吨，平均品位7·4克/吨，矿体共31条，其中主要矿体6条。

砂金储量已掌握的6·19吨，分布在乌拉嘎河、大结烈河、援朝河、中乌拉嘎、胜利大川、暖毛沟、小金星沟、五隆桥、小结烈河、小鱼河、大马连河、乌云河上游等处。

目前，地质部门仍在继续工作中，金矿局与县黄金公司地质人员也在工作中。纵观百年黄金史，俯瞰嘉荫山和水，本文开篇民谣和近年顺口溜所言，也许不为虚妄吧。



老金沟习俗琐记

顾 贻

素以“三千里江山，金子镶边”著称的黑龙江沿岸，是我国著名的砂金矿区之一。早在三百多年前，嘉荫县境内的嘉荫河就有鄂伦春、达斡尔和鄂温克族人捕鱼射猎。十五世纪初至十八世纪末，这一带由明代设置的奴尔干卫和清初设置的黑龙江衙门管辖。当时这一带人口稀少，自呼玛至同江沿岸三千里仅有卡伦（①）数处。十九世纪末，沿江发现金矿，1874年，清政府在嘉荫县境内的观音山设置督办衙门，开采黄金。从此，河北、山东、热河诸省破产农民和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会党起义失败被俘的下级士兵等流徙囚犯，不断进入嘉荫河各地，遂使这一带人口骤增，出现了太平沟、老沟、金满沟、九里庄子、班别府等大小金矿村镇。据民国四年版《东三省纪略》称：“兴东垦务局北距观音山金厂二百里，每年往金厂采金者不下十万人。”如：原来荒无人烟的太平沟，1889年后市井日盛，五里长街遍设商号、粮栈、客栈、茶楼、酒肆、妓院、宝局、赌场和大小柜房（②）、官署衙门等，人口数万。

因会聚到各金沟的采金者，以囚徒、义军被俘将士、破产农民等为主，叫花乞丐、江湖术士、侠义壮士、溃兵散勇等鱼龙俱下，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大有藏龙卧虎之势。来到金沟后，这些人又与以射猎为生的鄂伦春猎手等杂处一起，骁勇强悍，地方官吏难以驾驭，致使官绅匪盗沆

一气，使金沟关卡林立，打家劫舍、砸孤丁等皆属日常所见。1948年，工人赵德顺从梧桐河金沟去鹤岗，一百多公里路，遇到十三道卡子（③），最后衣服也被洗劫剥光。而众多卡子，出头打劫的是山林土匪，供给枪支子弹，坐地分赃者又多是官绅兵勇。万金河金沟有一个“耿家大柜”（④），耿大把头以保护富矿为名，盖了个有四座炮楼的四合院，叫“耿家泊子”。养了几十条枪，雇了二十多名炮手，组成了一支“保护力”（⑤），以镖局的旗号，打家劫舍。一些略有积蓄的矿工，出沟时花上些金子雇“保护力”护送，大半被半路杀掉。解放时，从泊子里搜出的金银戒指、金耳环、金玉簪、银镯子等首饰和金银器皿就装了一箩筐，还交出黄金三千余两和几筐罗的大烟土。

在这种情况下，采金工人不得以籍贯和宗教信仰的异同组成名目繁多的团体，并以谰语、黑话等在本团体内互通声气。所以，清末与民国初年的官府，常把采金工人与山林土匪、江洋水贼相提并论，谓之“山榔头、金匪、水贼”。日伪时期，则把采金工人与山林土匪、武装大烟贩并称为三匪，即上匪、烟匪、金匪。这些虽然多为污蔑不实之词，但亦可见老金沟采金工人因生活的动荡不安而形成桀骜不驯的游侠习气。同时，在采金发财的少数工人中，也沾染了押妓、聚赌、吸食大烟、迷信神怪等恶风陋习。经搜集琐记如下。

豪饮狂啖与骁勇强悍

最初，进入老金沟淘金的采金工人，一部分是有家无法归的流犯囚徒；一部分是孑然一身、闯荡关东而一贫如洗的无业流民。这些人“肚王爷贴腿肚上，人走家搬”，一个人